



艺小丛书

红嫂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上

階級兄弟心連心，
人民熱愛解放軍，
險浪惡濤何所惧？
赤胆忠心為革命。

(白)念罷這首詩，引出一段故事來。
說的是一九四七年，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，
在山東沂蒙山區孟良崮一戰，全殲了蔣匪
幫的王牌軍七十四師之後，蔣介石為了挽
救它復滅之命運，拼湊了十幾個師的蝦兵
蟹將，向這個地區撲來。這時我軍殲敵任
務已經完成，便奉命迅速撤離，向東插去，
準備東渡沂河，作短時期的休整後，繼續反
攻，更多更有力地消滅敵人。蔣匪兵乘機

窜扰到这里，一时还乡团作恶多端，反攻倒算，杀害我干部群众。当地人民在共产党地下組織领导下紛起反抗，英勇地展开了斗争，給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今天說的是，沂蒙山下一座小村庄里人民的斗争故事。这座村庄东、北两面靠山，西、南两面繞着一条小河，真是依山傍水，山青水秀，十分美丽。这里是个老解放区，群众觉悟高。这一次，在敌人沒到之前，村里党支部王書記，就領導群众进行了坚壁清野，將所有的粮食和有用的物資掩藏好；然后就帶領游击队帮助群众轉移，撤往东山。到了山上一检查，发现紅嫂和烈属张大娘等几家，还没有轉移到山上来，才說要派人前去寻找，忽然枪声四起，去路被搯断。王支书心里十分着急，但一时又不了解敌情，只好派人先去侦察，摸清情况，以便以后再想良策。这段故事就出在紅嫂他們身上。列位不知，听俺慢慢道来：

且不言王支书帶領羣众上东山，

急回头再把紅嫂对你談。
紅嫂她撤退沒有搶先走，
一心把烈属大娘来照管。
你看她家中私事全不顧，
急匆匆来到大娘家里边。
張大娘最近几天发疟子，
身体弱走起路来有困难。
好紅嫂走上前去忙扶住，
一弯腰要把大娘背上肩。
張大娘坚决推辞不願意，
无奈何紅嫂来把大娘搀。
这时候来了几个小伙子，
帮大娘背的背来搬的搬。
她几人正在急忙往前走，
只听得背后吳二高声喊：
“孩他娘，慢走一步等等我，
你看俺这些东西咋拿完。

你看俺抱着孩子扛包袱，
背后边还要把那绵羊牵。”

紅嫂她一听此言心着急，
不由得眉头一皺开了言：

“孩他爹，丢下东西快快走，
背上这包袱行路难。”

吳二聞听不耐烦：

“丢了哪样不是錢？
三只母鸡逮住俩，
难舍新盖房两間。
这些东西都不算，
还有那园里萝卜一大片。

唉！好日子过了沒多久，
不料想今日又遭难！”

紅嫂道：“舍了那些小东西，
上东山好跟敌人来周旋。
俺大軍不久就要打回来，
到那时重新建設咱家园。”
夫妻俩說着移步往前走，

(夹白)不好了！

咕咚咚后面追来了还乡团。

張大娘見此光景心着急：

“侄媳妇，再要顧我走脫難。

你夫妻抱着孩子跟众人走，

留下我跟这些坏蛋来糾纏。”

紅嫂她挽着大娘不松手，

“叫大娘千万不要这样言。

咱們同受过階級苦，

照顧你俺有責任担在肩。

更何况大兄弟为革命捐身軀，

你不走俺紅嫂坚决不回山。

縱然死咱們也要死一起，

决不能留你一人受作踐。”

張大娘內心感激熱泪流，

两只手抓住紅嫂把头点。

張大娘才要張口來說話，

众惡徒張牙舞爪到跟前。

(白)話說紅嫂和烈屬張大娘等人正在

行走，忽听背后有人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，不许动！”吴二心中惊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身后的绵羊吓得往前一窜，吴二肩上的包袱也就“噗通”一声閃落下来。紅嫂回头观看，見后面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那个人，有三十多岁，只生得面如蜡紙，几根稀眉毛，三角眼，黑豆眼珠，鷹鼻子，蝙蝠嘴，呲着几个黃牙，手拿盒子枪，恶狠狠地扣着扳机。紅嫂看罢，暗暗罵了一句：

“賊侯三回来了！”列位不知，这侯三是本村的逃亡恶霸地主。解放前，附近前前后后几个村子都是他家的佃戶。他大斗进小斗出，明里夺暗里抢，不知剝削了人民多少血汗！他还勾結反动官府，綁人杀人，抓丁拉夫，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！所以人民都罵他是个“活閻王”。当地解放前，侯三进一步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，当上了“还乡团”的队长。現在乘解放軍轉移的时候，回来反攻倒算。当下侯三一眼看到了

张大娘，便迈步上前，冷笑了一声说：“这不是张老婆子吗？两年多没见了，你还活着？”张大娘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虽说上了几岁年纪，一无病，二无灾，吃的饱，睡的着，说也怪，越活越有劲，叫你挂心啦！”侯三见这一着没占上风，又冷笑了一声，说：

“当初你叫你儿去当八路，现在一变天，怎么样，白送命了吧！”张大娘道：“不要紧，几片小乌云，下不了多大雨，刮不了多大风，放心吧！”侯三本想借威胁张大娘，来一个杀一儆百，要大家服服贴贴听他的话，不料碰了一个大钉子；他正想发作，可是一看，有几个人用身子把张大娘挡到后面去了。他心里想道：好吧，看我一个个收拾你们这些穷小子！又一想：老头吃柿子，我何不拣软的捏！于是侯三撇了撇嘴，问吴二道：“吴二，那个站在张老婆子前面的人是谁？”吴二慌忙答道：“这这这是我老婆。”侯三冷笑了一声：“好小子，老子

破了家，你倒成了家啦！”一面將紅嫂細細打量了一番，只見她生得細高個，漫長臉，烏黑的頭髮挽個團髻，雙眼疊皮，黑溜溜的兩眼，眉目之間有一股逼人的神氣，覺得此人好生面熟。突然，他冷笑了一聲：

“嗨，原來是你！”說着，上前惡狠狠地抓住紅嫂，把手槍一舉，喝道：“你還認識我嗎？”紅嫂從鼻子里輕輕地哼了一聲：

“侯三，扒了你的皮，我也認得你的骨頭！”侯三大喝一聲：“我斃了你！”氣勢汹汹，要扣扳機。紅嫂雙目圓睜，挺着胸膛，睬也不睬。侯三被紅嫂不屈的神氣逼得后退幾步，正想發作，“且慢！”這時旁邊站出一個人，將侯三攔住了。此人生得蒜臼子頭，胡椒眼，個子四尺往下，不象個人樣。這人是誰？他就是侯三的心腹刁鬼。此人詭計多端，專給侯三出壞主意，外人給他送個綽號叫“狗頭軍師”。這刁鬼見侯三要打死紅嫂，知道其中定有緣故，便

把侯三拉到一旁，輕聲說道：“怎么？队长，你要动手？”侯三咬牙說道：“她就是俺家长工的那个妮子，共产党在这里时，她上过識字班，参加过妇女会。听说分俺家产的时候，她最带劲！看她今天这个模样，我差点認不出她来了。”刁鬼挤了挤眼，对侯三說：“队长，这可是咱們的飯碗啊！过去她是个紅人，現在恐怕也不是个白人。想来她也許会知道粮食藏在哪里；留着她，还能跑出咱們的手心嗎？”侯三想了一下，說道：“也好，就饒她多活两天。”刁鬼轉过脸来，把鼻子一擡，說道：“你侯三爷宽宏大量，饒你一命，限你三天繳出三千斤粮食来。要繳不出，哼，那可不客气了！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匪兵跑来报告：“报告队长，到处都找了，那共軍伤号……”“浑蛋！”沒等匪兵說完，刁鬼打断了他的話，又向侯三使了一个眼色。侯三見匪兵暴露了軍事秘密，大声罵道：“浑蛋！給俺滾！”

匪兵一声答应：“是！”一扭头便跑开了。侯三轉身对紅嫂喝道：“那三千斤粮食你記住了嗎？小心点儿！”說罢，隨即把手一摆：“刁鬼，跟俺走！其余人押他們回村！”这一走，紅嫂心中可就犯起思索来了。

猛听說有同志身負重伤，
紅嫂她心里头犯了思量，
眼前的危和險都不算啥，
救同志要算是大事一桩。
解放軍为人民流了鮮血，
同志他为革命杀敌負伤，
軍和民本都是阶级兄弟，
救同志这責任我应承担。
我有心跟孩他爹說明此事，
又怕他胆子小心中发慌。
我何不找張大娘前去商議，
对敌人張大娘智多胆壮。
紅嫂她思想着正往前走，
一抬头已来到自家門旁。

(白)話說紅嫂回到家中，喂了孩子奶，回头对吳二說道：“你好好照看孩子，俺出去有点事。”吳二慌忙拦住，說道：“外边这么乱，还乡团那群王八羔子又那么坏，你出去干啥？”紅嫂道：“俺看张大娘回来沒有？她是烈属，咱不照顧誰照顧？”吳二听說去看张大娘，便沒再阻拦，只嘱咐了一句：“要小心啊！”紅嫂大步出門，不多一时，来到大娘家中，見张大娘正在房中，呆呆地坐着想什么。紅嫂急忙把找伤员的事給她一說，张大娘把手一拍，說道：“嗨！俺想的也正是这件事！”紅嫂道：“看敌人东窜西撞，乱翻乱找，想来同志還沒被他們抓住，咱們想办法要赶到敌人前面，把同志找到！”张大娘道：“說的是，村里边俺去找李二婶他們細細查訪。你赶快到村外去找找。特別是村西北那几道小河叉里，你要好好找一找，那里离打仗的地方近，河又多，敌人也不好找。”紅嫂点

点头道：“好，趁天还早，俺这就出村去找！”說罢轉身就走，张大娘嘱咐道：“要千万小心！”紅嫂点头出門去了。

紅嫂回到家里，找了个篮子，拿了一把镰刀，才說要出門去，吳二又过来拉住她道：“孩他娘，你是怎么啦！外边越是危險，你越往外闖，你是不想活啦？！”紅嫂道：“孩他爹，你咋忘啦！刚才侯三向咱要粮，咱說沒有，他怎肯相信，咱得想办法哄哄那些王八羔子。再說粮食都埋上啦，一会半会不能扒，咱們得早点作准备。你在家哄哄孩子，我去地里剜点野菜就来。”吳二听了，也沒啥可說。紅嫂就挎起篮子，拿上镰刀，下地去了。

紅嫂她挎着篮子离了家門，
想起了解放軍热泪滾滾。
想先前同志們住在俺家，
真比那亲兄妹还亲十分。
每日里帮乡亲打柴种地，

担吃水扫院子样样关心。
有一回俺孩子得了重病，
同志们十余里把军医找寻。
看了病不收钱还丢下药物，
还说是军和民就是那一家亲
人！

斗地主分田地有他们警卫，
深夜里护村庄面对星辰。
更难忘上前线浴血战斗，
打一仗胜一仗解放人民！
脸面前还有着同志的笑脸，
耳旁边还响着同志的声音。
沂河上火药味还没有消散，
沂河边杀敌声仍震动耳鸣。
同志们一定会再打回来，
不多久就能夠重见亲人。
俺没撤就应该坚持斗争，
找伤员救同志最为要紧。
红嫂她一边想着一边走，

(夹白)站住!

忽然間一声吆喝不准出村!

話說紅嫂正在行走，猛听得耳旁边一声大喝，紅嫂抬头一看，見一匪兵在村头站岗。那匪兵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，村子封鎖了，你往哪里去!”說着把枪一晃，露出一脸凶恶的样子。紅嫂看見，心中冒火，但是为了出村去找同志，只得和緩地說道：“老总，家里存点粮食都叫你們搜去了，沒啥吃，出村剜点野菜!”那知那匪兵自从了解放区之后，因为人民都把粮食埋了，他們从沒吃过一頓飽飯，一听見紅嫂說沒吃的，就勾起了他一肚子火气，把脚一躁，說道：“老子也沒吃哩，你倒要去找吃的，想得不錯，快給我回去!”紅嫂見此光景，知道要过这个岗哨，实在不易，不覺犯起难为来了。

紅嫂她回过头来又停住脚，
不由得腹內輾轉暗揣摩。

俺有心出得村去救同志，
眼面前横着敌人路难过。
俺有心不出村子回家去，
救不了伤员同志俺心如刀割。
罢罢罢，不出村子回去吧，

(夹白)慢着！

俺身上的重担往哪搁。
对，猛想起村西北有道寨沟，
那里边生满了蒲子葦棵。
那是个僻静处无人来往，
想那里没有人一定能过。
猛抬头迈大步急忙行走，
你看她穿小巷抹过墙角。
不多时已来到沟岸之下，
四下看没有人轻轻下河。
不管他水深浅钻进芦苇，
谁知道中间深水到腰窝。
眼看着九月尽天气寒冷，
红嫂她只冻得直打哆嗦。

虽然是身上冷两腿冰寒，
救同志心激动如同烈火。
用双手分芦苇奋勇前进，
不多时蹚过了这条小河。
出水来忘记了浑身湿透，
顺着沟绕过村直奔北坡。
树林里小沟边到处找遍，
不曾见好同志他在哪何。
红嫂她又回头往前寻找，
暗暗地把亲人声声呼唤。
同志啊，同志啊你在哪里？
可知道有亲人跑遍山坡。
眼看着日头落天色已晚，
好红嫂心中急如同烈火。
猛看见草地上鲜血几滴，
不由得红嫂她心中琢磨。

（白）红嫂远远躲开敌兵岗哨，向前走了一程，仍没找着同志下落，眼看日落天晚，心中万分着急。正在这时，她忽然发